

水經注釋

水經注
139
14止





139
14

水經注釋附錄上

所錄文
有物那

仁和趙一清誠夫錄

水經三卷郭璞注

水經四十卷酈善長注

隋書經籍志

水經三卷郭璞撰

又四十卷酈道元撰

舊唐書經籍志

桑欽水經三卷一作郭璞撰

酈道元注水經四十卷

新

唐書藝文志

水經三卷漢桑欽撰郭璞注

水經四十卷酈道元注

通

志藝文畧

水經四卷右漢桑欽撰成帝時人本經三卷後魏酈道元

注 郡齋讀書志

水經注釋附錄上

一清按水經郭注三卷酈注四十卷歷考史志無云四卷者晁氏所題誤矣或是四十卷脫去十字耳

水經四十卷晁氏曰漢桑欽撰陳氏曰欽邯鄲書目以為

漢人晁氏言成帝時人當有所據

文獻通考

隋志水經三卷郭璞注唐志桑欽三卷舊志云郭璞撰酈道元注四十卷後魏人字善長博采地志窮述水源隋志不言桑欽晁志云漢桑欽撰成帝時人

玉海

李吉甫刪水經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

一清按前人極重水經如陸龜蒙詩云水經山疏不離身是也東坡寄周安孺茶詩云嗟我樂何深水經亦屢

讀李宏憲撰元和郡縣志河南府新安縣白超壘知超為漢末人禦黃巾賊築此壘以自固非秦之白起足正中尉改白超為白起之謬

漢開四方之境款殊俗之附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畧及焉

後漢

書南蠻西南夷傳論

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元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焉

裴延翰樊川文集序

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土風厥類眾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為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

水經注卷之四

附錄上

二

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

史通

漢書地理志注文選注史記正義引水經後漢書注引水

經注

玉海

一清按史記正義曰酈元注水經云瀉水上承瀉池北流入瀉今按瀉水入永通渠蓋酈氏誤矣檢渭水篇注瀉水自入渭其流注鄠者瀉池水也豈有鄠復入鄠之云張氏所引容有乖爽

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善長注

水經引其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

唐六典注

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氏注引枝流一

千二百五十二通典謂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狄縣安帝更名荷水過湖陸則湖陵縣章帝更名汾水過永安則魏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愚按經云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諸葛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隋志云郭璞注而不著撰人舊唐志云郭璞撰愚謂所載及魏晉疑出於璞也新唐志始以為桑欽而又云一作郭璞蓋疑之也經云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也乃

後魏所置其酈氏附益與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尙書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意者欽爲此書而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禹益所記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有豫章朱厓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倉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皆非本文顏之推嘗論之矣通典又謂景純注解疏略多迂怪今郭注不傳困學紀聞

一清按王伯厚所見是元祐以後刊本故多誤文而亦不能正其失也

晉裴秀客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其說多見於水經注水

經引黃圖今本所無

全上

水經世以爲桑欽撰予讀易水注云易水逕其東南合滹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滹自下滹易互受通稱矣又廣陽縣溪水亦引桑欽說且水經正文皆無此語恐非桑欽撰當別有書也古書散亡良可歎已

西溪叢語

一清按西溪叢語是宋姚寬撰所引酈注廣陽溪水是濡水篇溫溪下非廣陽溪水也姚氏誤記

酈元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爲夜按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淵龍以秋日爲夜豈謂是乎

埤雅

一清按陸農師所引注語未知在何篇也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其敘山水奇勝文藻駢麗比之宋人臥遊錄今之玉壺冰豈不天淵予嘗欲抄出其山水佳勝為一帙以洗宋人臥遊錄之陋未暇也又其中載古歌謠如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嘯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又云灘頭白勃堅相持條忽淪沒別無期記棘道謠云檜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鳥樞勢與天通皆可以入詩材

丹鉛總錄

水經引南中行紀不出姓氏考嵇含南方草木狀始知陸

賈作乃知前人或略後有考焉

升菴全集

桑欽水經祖禹貢而父山海然與圖經等耳其傳以酈注酈蓋借經而見已博該者也然徧該而旨未洽橫蒐而詞未修以備稽考則優孟志怪以耀世引遐搜僻以示異將使人應接不暇莫知所以根據雖宏富贍給而靡所取裁以之鑽味弗堪矣

詹氏小辨

一清按詹氏小辨明詹景龍東圖撰其所云大氏本之杜君卿而又甚焉

酈道元博極羣書識周天壤其注水經也於四瀆百川之源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紀其道里數千年之

水經注釋 卷之十一
往蹟故瀆如觀掌紋而數家寶更有餘力鋪寫景物片語
隻字妙絕古今誠宇宙未有之奇書也時經千載讀之者
少錯簡脫字往往有之然古玉血斑愈增聲價但其書詳
於北而略於南世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詳正在北
而不在南也余在都門爲崑山定河南一統志稿遇古今
之沿革遷徙盤錯處每得善長一語渙然冰釋非此無從
問津矣北方爲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
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予謂有聖人出經理天下
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
化可興矣西北水道莫詳備於此書水利之興其粉本也

雖時移世易遷徙無常而十猶得其六七不熟此書則胸
無成竹雖有其志何從措手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讀
而亟講也 廣陽雜記

水經注千年以來無人能讀縱有讀之而難其佳者亦只
賞其詞句爲游記詩賦之用耳然亦千萬中之一二也吾
友虞山黃子鴻獨能沈酣此書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好學
深思心知其事吾於子鴻見之矣千載之後復有子雲善
長抑何幸與更得宋人善本正其錯簡脫誤支分縷晰各
作一圖其用心亦云勤矣惜其專於攷訂而不切實用尺
有所短無可如何予東歸後思以此本照宋板割裂改正

裝裱成書命門人鈔錄其圖并二十一史輿地志考而顧景范有讀史方輿紀要傳是樓有一統志稿皆亟錄之以爲疏水經注之資云

全上

古書有注復有疏疏以補注之不逮而通其壅滯也酈道元水經注無有疏之者蓋亦難言之矣余不自揣蚊思負山欲取酈注從而疏之魏以後沿革事蹟一一補之有關於水利農田攻守者必攷訂其所以而論之以二十一史爲主而附以諸家之說以至於今日後有人興西北水利者使有攷正焉予旣得景范子鴻以爲友而天下之山經地志又皆聚於東海此書不成是子之罪也當與宗夏勉

之

全上

意將楚水圖記所標古今沿革城池里至堤防等更摘水經注中有合於今日者更錄一通分爲四冊以江漢湘沅爲之經而諸水緯之亦可觀矣

全上

龜山有鍾子期聽琴臺不知在何許古蹟繆妄槩不足訪昔神禹導漢水至於大別會於江俗呼大別爲龜山以形似也隔江有山蜿蜒東去俗曰蛇山遙遙相望半生以來登覽之勝無有踰於此者蓋山雖不高而當江漢之滙四顧空闊潛沱數重環拱於此支交脈會左右盤據目窮於接應矣按尙書禹貢漢水南至大別入江左傳定公四年

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例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桑欽水經沔水自沌陽縣北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於江酈道元曰沌陽處沌水之陽沔水又東逕林嶂故城北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爲荊州都督鎮此庾仲雍曰夏口一名沔口矣按地說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阪南與江合則與尙書杜預相符但今不知所自矣予嘗謂酈善長天人也其注水經妙絕今古北方諸水毫髮不失而江淮漢沔之間便多紕繆酈北人南方之水非其所目及也小別不知所在俟更考也

全

上

水道遷流最難辨晰河渠溝洫班馬僅紀大端而餘史或缺焉其詳爲之辭者惟酈氏水經注而杜佑甚病其荒繆蓋河源紆遠尙依史漢舊文而江漢以南又皆意爲揣測宜其未盡審也若其掇拾遺聞參稽往蹟良爲考古之助余嘗謂酈氏之病在立意修辭因端起類牽連附合百曲千回文采有餘本旨轉晦使其據事直書從源竟委恐未可多求也後世河防水利之書作者相繼至於晚近記載尤多浮雜相仍鮮裨實用川瀆一書略仿水經之文仰追禹貢之義務期明確無取辭費

讀史方輿紀要

水經注釋
通典以水經所載地名有東漢順帝更名者知出順帝以
後纂序王伯厚又因而廣之下及魏晉地名疑舊唐志作
郭璞撰者近是余請一言以折之曰璞注山海經引水經
者八此豈經出璞手哉卽酈氏以濟水引郭景純曰又云
經言固亦判而二之近黃太沖撰今水經序文竟實以璞
著惜不及寄語此
尙書古文疏證

一清按郭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南山經青邱之山
注云亦有青邱國在海外水經云卽上林賦云秋田於
青邱西山經積石之山注云水經引山海經云積石山
在鄧林山東河所入也北山經碣石之山注云水經曰

碣石山今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或曰在右北平驪成
縣海邊山中山經末山末水出焉北流注於沒注云水
經作沫海內東經漢水出鮒魚之山注云書曰嶓冢導
漾東流爲漢按水經漢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經漢中
魏興至南鄉東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別爲沔水
又東爲滄浪之水又沅水注云水經曰沅水出牂柯且
蘭縣又東北至鐔成縣爲沅水又東過臨沅縣南又東
至長沙下嶺縣又洛水注云書云導洛自熊耳按水經
洛水今出上洛冢嶺山東北經宏農至河南鞏縣入河
成皋縣亦屬河南也又濟水下注云諸水所出又與水

經違錯以為凡山水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名
 或一實而數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且歷代久遠古今
 變易語有楚夏名號不同未得詳也凡此八條濟水下
 云云係郭自撰述中惟沅水碣石二條合於水經耳他
 如青邱之文今本脫凶疑是注非經也青邱在高麗境
 服虔曰青邱國
在海東三百里晉天文志有青邱七星在軫東南蠻夷
 之國也唐討高麗置青邱道行軍總管此句疑是沮水
 注之逸文非齊景公畋于青邱在漢
 略南鄉魏興之名又非桑氏所知蓋後來經注混淆之
 故洛水下引水經云出上洛冢嶺山今攷水經云出京
 兆上洛縣謹舉山酈注乃云出冢嶺山耳東北經宏農

之文亦不見經至於積石末水一在四十卷禹貢山水
 澤地所在注中一在二十二卷渠出滎陽北河注中其
 為酈注無疑而景純引之景純以晉明帝大甯二年為
 王敦所害下迨拓跋孝昌之朝幾二百餘載大氏容有
 羸入之辭非其舊矣甯可執是以為左證耶然水經本
 非璞撰璞但有注三卷且太冲亦不云是璞但引圭齋
 之語耳潛邱竟未審視也

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
 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與禹本紀見太史大宛傳
 漢書張騫傳注並未指為何書惟杜君卿言天子案古圖

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最是而郭璞引禹本紀除見史漢之外多却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二語酈注禹本紀與此同則知是漢武以至道元皆曾見此書特唐亾耳璞注引禹本紀又引禹大傳固亦判而二之王伯厚疑為一書者非

全上

唐人地理之學的有源委去西漢未遙元和志容有牴牾酈道元則近而加核矣水經注曰漢武帝元朔二年開朔方郡治窳渾縣居班志之第六又云元朔二年取河南地為朔方郡築朔方城王莽曰武符似又以此城為郡治縣居班志之第二漢高帝元年為殷國二年為河內郡治

壑王縣縣居班志之第十三唐縣中山郡治漢高祖立縣居班志之第四無終縣秦置右北平郡治

田疇傳舊北平郡治在平岡

漢李廣為郡於此縣居班志之第二漢武帝元鼎二年改為天水郡似指隴西郡言治上邽縣縣居班志之第二上蔡縣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治縣居班志之第二十四其第一縣平輿云東漢汝南郡治睢陽縣漢高祖五年為梁國治縣居班志之第八其第一縣碭曰秦立碭郡秦始皇即句踐故都為瑯琊郡漢因之班志於瑯琊縣下注云句踐嘗治此則瑯琊郡治瑯琊縣縣居班志之第十二秦惠王置漢中郡南鄭縣即郡治漢因之縣居班志之第三其

第一縣西城則云屬縣也漢武帝蜀郡初治廣漢之雒縣元鼎二年始徙治成都雒縣居班志之第四漢高祖六年分巴蜀置廣漢郡治乘鄉王莽曰廣信卽廣漢縣居班志之第六漢高祖六年置江夏郡治安陸縣居班志之第八漢武帝元鼎六年置合浦郡治安浦縣居班志之第三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治西捲縣居班志之第四泉陵縣零陵郡治漢武帝元鼎六年分置縣居班志之第八漢武帝太初四年以休屠王地置武威縣爲武威郡治縣居班志之第三而卽治書先第一縣者則隴西郡之狄道縣也金城郡之允吾縣也安定郡之高平縣也

五原郡之九原縣也雁門郡之善無縣也上郡之膚施縣也宏農郡之宏農縣也千乘郡之千乘縣也平原郡之平原縣也太原郡之晉陽縣也河東郡之安邑縣也濟陰郡之定陶縣也濟南郡之東平陵縣也山陽郡之昌邑縣也臨淮郡之徐縣也清河郡之清陽縣也魏郡之鄴縣也趙國之邯鄲縣也鉅鹿郡之鉅鹿縣也信都國之信都縣也河間國之樂成縣也涿郡之涿縣也上谷郡之沮陽縣也廣陽國之薊縣也漁陽郡之漁陽縣也遼東郡之襄平縣也元菟郡之高句驪縣也樂浪郡之朝鮮縣也河南郡之雒陽縣也武都郡之武都縣也潁川郡之陽翟縣也淮陽

水經注釋 卷之八
國之陳縣也楚國之彭城縣也沛郡之相縣也泰山郡之
奉高縣也東平國之無鹽縣也魯國之魯縣也東海郡之
郯縣也城陽國之莒縣也留川國之劇縣也齊郡之臨淄
縣也高密國之高密縣也九江郡之壽春邑也廣陵國之
廣陵縣也南陽郡之宛縣也六安國之六縣也蜀郡之成
都縣也巴郡之江州縣也南郡之江陵縣也越巂郡之邛
都縣也益州郡之滇池縣也牂柯郡之故且蘭縣也鬱林
郡之布山縣也九真郡之胥浦縣也交趾郡之羸樓縣也
蒼梧郡之廣信縣也南海郡之番禺縣也長沙國之臨湘
縣也桂陽郡之郴縣也豫章郡之南昌縣也至云舊朔方

郡治臨戎舊定襄郡治善無故河內郡治懷舊代郡治高
柳故天水郡治冀故琅琊郡治開陽竝指東漢而言驗諸
司馬彪志而一一扶同矣 潛邱劄記

郡國志云凡縣名先書云郡所治也此惟東漢時則然而
西漢不爾歷攷志傳以證之爲治者二十有六江陵也平
襄也宛也陽翟也薊也彭城也邯鄲也臨淄也雒陽也廣
陵也昌邑也吳也壽春也郟也相也成都也長子也濮陽
也無鹽也魯也江州也涿也棘道也故且蘭也邛都也滇
池也不爲治者三梁國先書碣却不爲治治睢陽王國以
內史治其民而梁孝王武傳內史韓安國從王於睢陽也

州經注釋
左馮翊先書高陵亦不爲治治長安城中以趙廣漢傳及
景帝紀注百官公卿表注知之而韓延壽傳云爲左馮翊
出行縣至高陵九明證也汝南郡先書平輿亦不爲治治
上蔡以翟方進傳知之此顧亭林黃子鴻所未分晰節錄
以廣異聞又胡身之注通鑑地理號稱佳者然亦不知西
漢第一縣非必郡治如云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猶可
而云漢中郡治西城縣豈可乎又云漢五原郡卽秦九原
郡治稠陽不知班志明云東部都尉治稠陽太守不與都
尉同一治所齊孝王孫澤謀發兵臨淄殺青州刺史雋不
疑此是青州刺史適在臨淄非必治所胡氏乃云臨淄青

州刺史治不知西漢刺史稱傳車居無常治不比東漢乎
全上

莫詳於酈道元之水經注而文士但以爲蒼葢之書不知
其沿波討瀾窮端竟委瑣而不失之雜也

李振裕禹貢錐

指序

地理志引桑欽者七上黨屯畱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
東入海平原高唐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泰山萊蕪下云
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桑欽所言丹陽陵陽下云桑欽言
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張掖刪丹下云桑欽以爲導弱水
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效穀下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

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中山北新城下云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滏今按儒林傳言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古文尙書欽成帝時人班氏與劉歆皆崇古學故有取焉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酈善長注皆不著撰人名氏舊唐書始云郭璞作新唐志遂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欽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稱多東漢三國時地名疑非欽作而愚更有一切證酈注於漯水引桑欽地理志又於易水濁漳水並引桑欽其說與漢書無異乃知固所引卽地理志初無水經之名水經不知何人

所作注中每舉本文必尊之曰經使此經果出於欽無直斥其名之理或曰欽作於前郭酈附益於後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於經並非蓋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作故往往有漢後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不盡由經注混淆也

例畧

禹貢錐指

一清按地理志引桑欽者七說本深甯叟玉海何義門曰地理志引桑欽言者六敦煌郡效穀下乃小顏注也玉海第二十卷并載之故閻丈亦作七胡東樵曰效穀下今漢書本有師古曰三字蓋後人所妄加此言非師

古所能引也竊謂胡說爲長

酈道元博覽奇書掇其菁華以注水經得從來所未有唐初名不甚著逮其中葉杜佑撫河源濟瀆二事以詆之李吉甫則有刪水經十卷不知取舍如何是書傳習者少錯簡闕文訛字不可勝計宋初猶未散逸而崇文總目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則仁宗之世已非完書南渡後程大昌撰禹貢論頗舉以相證而終不能得其要領金蔡正甫撰補正水經三卷元歐陽原功爲之序謂可以正蜀板遷就之失今其書亦不傳近世文人則徒獵其雋句僻事以供詞章之用而山川古跡一槩不問孰知爲禹貢之忠臣班

志之畏友哉唯子鴻深信而篤好之反覆等味每水各寫爲一圖兩岸翼帶諸小水無一不具精細絕倫余玩之不忍釋手百詩有同嗜焉昔善長述宜都山水之美沾沾自喜曰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已於千古至今讀之勃勃有生氣吾三人表章酈注不遺餘力亦自謂作者有靈當驚知已於千古也

全上

一清按述宜都山水記語出袁山松非道元也東樵蓋誤會耳

南人得水皆謂之江北人得水皆謂之河因目岷江曰大江黃河曰大河此後世土俗之稱非古制也富順熊過曰

水經注釋
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愚謂禹貢主名山川亦未嘗假借江河自是定名與淮濟等一例非他水所得而冒唯漢水彭蠡水與江水會始稱三江沅湘等水入洞庭與江水會始稱九江蓋皆以岷江為主而總其來會之數以目之其未合時不得名江也後世漢江章江湘江沅江等稱殊乖經義九河亦然徒駭至鬲津舊有此水道及禹自大伾引河北行過降水至於大陸乃疏爲九道以殺其勢因謂之九河入海處復合爲一與海潮相迎受故謂之逆河河未由此入海亦不名河也水經篇題槩曰某水絕不相假借深得禹貢之意予愛之重之

全上

水經注凡二水合流自下互受通稱其在禹貢則漾與沔合亦稱沔水漳與絳合亦稱絳水是也又有隨地異名非由合他水而然者沆東流爲濟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是也有大水分爲支流而異其名者江別爲沱漢別爲潛河別爲潒是也有伏流顯發而異其名者濟溢爲滎是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此又正名辨分之義高出地志山經者矣山體不動其盤基廣大者亦不過占數郡縣若水則源遠流長往往灌注於千里之外伏見離合曲直向背變化無方名稱不一故撰山經易撰水經難

全上

水經注釋 卷之六 川文

一清按經仿禹貢總書為過注以逕字代之以此例河

濟江淮諸經注混淆百無一失

禹貢錐指

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為灑許慎曰河灑水在宋又云汭

水受陳畱浚儀陰溝至蒙為灑水東入於泗水經汭水出

陰溝東至蒙入狙獾水經竝無狙獾蓋灑獲二字之誤

全

一清按曾彥和所引誤本水經宋時已然據之解經甯

非大謬故特記之

漳浦何模平子撰禹貢圖一卷上自山海經下逮桑經鄜

注古今水道條分理解如堂觀庭如掌見指聞之不勝嚮

往恨一時無從購耳 胡渭禹貢圖說

水經注釋附錄卷上終

海甯錢保塘
華陽吳祖椿覆校

水經注釋附錄下

仁和趙一清誠夫錄

洪适水經注碑錄跋曰右東漢及魏正始以前碑見于水經者如此周秦先漢刻石皆用篆故不錄有不著歲月疑似難明者亦并載之道元罔羅四方異聞所涉獵者廣博傳疑書疑宜有譌誤而轉寫歲久後人更失其真時無善本雖黃不可妄下若袁梁王紛之類則又仍其舊也其碑到今不毀者十財一二凡歐趙錄中所無者世不復有之矣姑聚其說以見思古之意夫物莫壽于金石而大書顯刻光沈迹絕者不可勝計獨傳之竹帛猶可久此君子所

以取乎編類之書也水經曰上郡王次仲變倉頡舊文爲
隸秦皇三召不至令檻車送之次仲化爲大鳥落翮于居
庸山中又曰篆字文繁無會劇務秦用隸人之省謂之隸
書或云卽程邈于雲陽增損者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說
臨淄人發古冢得桐棺隱起爲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
之棺惟三字是古餘同今隸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于秦
其說固已二三案齊胡公以周孝王時卒歷數世至宣王
時始有大篆又數百年至秦有小篆旣云隸出于篆不應
篆未萌而隸先作也書傳多以隸爲程邈所造兩漢書亦
云然當據正史爲是異端之說非所惑也

隸釋

楊慎水經碑目引曰陸士衡曰碑披文以相質持此言也
以觀于先秦兩漢之石刻其辭用韻如劉熊碑末之三詩
皆四言費鳳別碑石子才所製終篇皆五言尤爲奇雋披
文之類也其敘事如邊韶滎口碑劉靖碑可裨史傳廣遺
逸相質之類也余嘗錄金石古文起三代訖漢又觀酈道
元水經注博收古碑惜其不盡見撮取其目而考評之以
詒好古同懷云昧者攬未觸手而輒強言曰歐陽趙明誠
所錄已具矣斯非同懷之人知言之選也請賜置之

本書

一清按升菴節錄水經注碑目編成一帙其孫宗吾爲
之梓行然其書別無發明且于酈注所載尙多遺漏而

水經注釋
云撮取其目而考評之殆虛語耳又跋云道元水經注
天下之碑皆載焉言夏景驛途疲而莫究則凡所書皆
目覩若以屬人豈有同懷知己者噫好古若道元今實
鮮矣又云道元收錄古碑巨細不遺至于林邑外夷亦
在紀述可謂詳矣其心折如此

王禕水經序曰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
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
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志乃云郭璞作
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
新唐志始謂爲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

漢書儒林傳古文尙書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
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卽前漢
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卽狄縣安帝所更名
滄水過湖陸卽湖陵縣章帝所更名汾水過永安卽彘縣
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爲矣
又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居魏分
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于
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
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爲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
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則

水經注釋
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爲也意者欽本成
帝時人實爲此書及郭酈二氏爲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
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
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厓趙國
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于周公而云張仲
孝友倉頡篇造于李斯而云漢兼天下要皆後人所附益
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爲欽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淆而
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
疎略迂怪而已不傳今酈注四十卷固完而舊本往往失
於遷就間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

今唯酈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之間唯水爲多故水者
地之脈絡也大川相閒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某
布皆因水以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
必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縣互無易州縣之設
更革不常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也梁州可遷
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爲禹世不易之
書也後世史家主于州縣以爲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
廢而不傳以彼之易于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之
與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而酈
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其源委之吐納沿路之所

經纏絡枝煩條貫系夥搜渠訪瀆靡或漏遺總其槩而覽
之天下可運于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爲近古而不可
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與顧世之爲地理學者莫不卽
邇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而無所據桑氏之學
廢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故予因爲序論以致予意抑予
之力豈能重其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
能識其要者矣

王忠文公集

楊慎水經序曰漢桑欽水經舊錄凡三卷紀天下諸水首
河終斤江凡一百十有一日出曰過曰逕曰合曰分曰屈
曰注曰入此其八例也而水道如指掌矣又紀禹貢山水

澤地所在凡六十以卷終限華夷判疆域利灌溉通輓運
具考是焉蓋不刊之典也故以經名有宋陳振孫者獨評
其爲未精審遂啓疑于後人謂河源一派漢使終不能窮
九河故道淤塞無稽欽所記徧域中豈必一一皆信也余
竊以其說爲不然昔在陶唐水失其行神禹平之史官紀
其濬導之績于是乎禹貢作焉厥後好事者因禹跡之廣
旁及異域圻壤悉載俶詭畢陳于是乎山海經作焉原欽
此志蓋祖述禹貢而憲章山海者也職方王會之遺圖溝
洫河渠之雜志輜車觀風之赴告謠俗聞見之傳信其不
爲無稽之籍可知已豈必地至方問而後筆哉以余嘗所

水經注釋
經歷驗之自吾西蜀至北都水浮荆楚陸走秦趙且萬餘里名川支津問津者無慮此書之十二徵往所載與今所見無至泰忤用是例其未經者雖天下可知也謂其未精審者無乃厚誣與夫禹貢者聖人作之聖人訂之然其間如東匯澤爲彭蠡東迤北會爲匯傳者摘其爲記者之誤至于山海經之牴牾多有之而學者猶不廢也則此書顧不足爲禹貢之義疏山海經之補逸乎乃獨久湮于肆篋者亦由知之者鮮爾余近得之惜其紙敝墨矇乃重爲校輯止存欽之本文若酈氏注衍爲四十卷厭其枝蔓太繁頗無關涉首注河水二字汎引佛經怪誕之說幾數千言

亦贅已今之史傳類文引用例稱爲道元水經遂使欽之用心與其名姓俱泯焉誠可慨夫亦猶習禮者汰儀禮而反任曲禮之傳爲經說春秋者不知據經以按傳而反因傳以疑經皆貴諷說賤本始是末師而非往古可重慨者類此故特去之而詳著其說焉嗚呼得吾說而通之不獨可以讀水經也已

升菴文集

一清按楊子可謂失言矣水經一書歷古志記莫能定爲何人所作乃云桑欽姓名由道元而泯亦甚誣矣道元歷覽奇書掇其菁華薈萃此編大半爲末學小生所未見卽其造句驚人遣辭則古六朝文士終當斂手避

席自可成一家之言固無專藉于經而猶依據舊典以附麗已說蓋不欲徑當作者之稱耳若夫獺祭之徒或喜其文采絢爛取爲詩材賦料之用至比之玉壺冰臥遊錄雕蟲小技烏足數哉不知其有功于神禹之故迹而爲來學之津梁世乏竊比之心窮經博史之彥罕有深味其言者然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注引其支流至一千二百五十二較之本經不啻什百譬諸人身官骸雖具而無筋絡血脈以貫通之能全其生者鮮矣誠使讀是書者專壹于經而不釋之以注楊子雖敏能通其義否與楊子且援儀禮之于曲禮春秋之于三

傳以爲說吾卽以春秋而論孔子修魯史之舊文筆則筆削則削苟束三傳于高閣憑臆見而逞淫辭乖違聖心不知幾萬里而遙也況水經成非一時一手豈得上與聖經同日而語哉幸有道元爲之詮次缺者補之繆者正之杜佑通典訾毀百端識者已極辨其非矣彼陳振孫者于書錄解題中徒拾君卿之唾餘而楊子又逐陳氏之後塵何哉今本水經注目起河水迄斤江水百十有六較唐六典注所稱亡二十一篇楊子云凡一百十有一是于書錄之明白易曉者舛戾若是悠悠之口烏足信乎厥孫宗吾又爲之梓行吾是以歎明人刻書

而書亡而正楊之作不可以已也

盛夔題水經後曰右水經三卷撰于漢桑欽氏而校輯于升菴楊先生溯源達支縷析無遺一展卷開不必跡禹之跡而天下了然在目余嘗因是攷之柳子云歸墟之泄非出天地之外也水入東而復繞西又滲縮上升而下流于東耳其說亦近似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非若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古之聖賢有見于斯川上之歎觀瀾之喻源頭活水之咏獨聲譽焉欽之見未必識此乃能幽探廣采會博歸約窮千

古於管端移萬里於几席其用心亦密矣視彼胸吞雲夢袖藏東海有不足言者雖然有先生爲之表章而欽之著述始顯否則湮沒弗傳與物漸盡矣寥寥百世其心孰從而白耶噫浦珠煥劍失而復全鬼神尙呵護之而況斯帙有裨治理者焉造物不終棄之而待於今謂非有數存乎哉先生涵泳聖涯此特緒餘耳顧余何能測其浩瀚縱覽之餘繕本而梓之亦得以竊一勺之潤

本書

一清按盛夔無錫人號筠谷道人

楊慎跋新刻水經注曰吳中新刻酈道元水經規制裝潢甚精但誤字苦多矣誤而相似魯魚帝虎猶可改也所恨

爲淺陋妄庸者以意匠擅加筆削如立碑樹桓本桓楹之
桓今乃妄改爲松柏之柏枉人本山名枉人已見哀江南
賦今乃改枉爲柱弱年崽子崽子改切楚人謂子曰崽今
不知崽字妄改爲弱年女子熒山刊石妙在熒字今乃改
爲焚何異小兒語耶

升菴文集

黃省曾刻水經注序曰水之爲德大矣哉道生天一職統
材五發始西極產母隅也折赴東墟趨子方也激涌昭化
妙之初質流瀾符於穆之神用厚氣肇之升盛露雨由之
感澤象曜資之光朗元黃本之浮載穹灑倚之配密雲漢
會之紀戒圖書託之興瑞祇軸寄之融絡是以寓目者歎

其渾逝臨淵者頌其靈長且兆類非此無以豚阜萬里非
此無以準平醴饗非此無以烹膳而育年壤墟非此無以
灌溉而興穀法其形勢而樹都廟因其限隔而分州域舳
艦興而窮遐互通堤鑿成而埇瘠咸利鍾漚之區則珠玉
以登枯絕之野則林壑不毛函夏泰和則皇波達貫坦乎
國紀封原割畫則百川斷裂洋然險防況其精通天步體
轄人事海安而知內甯河清而期聖出徙焉卜廢竭以表
亡則代運之隆衰而姓庶之災吉亦可觀也但卑赴其常
決疏爲順平成之績榮在夏書其宣導也必探夫源首其
排入也必極夫歸納以奠以敷號名俱炳厥後九邱不傳

水經注釋 卷之九
四岳薶縉周官存敷浸之略爾雅開崑崙之端若司馬遷
之載河渠庾仲雍之筆江記偏係一方匪兼八表況王澤
寢消地象俱廢樂廣闢者湮其溝洫便私謀者壅其湍泉
公家醜激巨石改張是以啓塞靡恆陵谷皆變洪鉅者失
其包帶微纖者亂其營緯紘紘訕訕莫之質竟也已故漢
之桑欽特創此作追法貢體錄爲新經羅并四際總勒一
典凡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苟非經流不在記注之
限錯陳舊纂以備參鈎派畫條科以罄脈衍務討異奇同
蔚宗之旨趣嚴標郡縣肖班固之鋪設乃是曠絕之觚翰
也然規綱則舉節解未彰迨于後魏酈道元因景純之濫

觴足君長之簡逸以博洽之宏襟擅圖輿之韻學隨經抒
述掇籍宏鋪剖說十倍于前文揮述半陟其躬履或眾援
以明譌或極辨而較是或哀述以昭邇或廓無而續有故
凡過歷之臯維夾竝之坻岸環閒之亭郵跨俯之城陸鎮
被之巖嶺迴注之谿谷瀕枕之鄉聚聳映之臺館建樹之
碑碣沈淪之基落靡不旁萃曲收左摭右采豈曰桑欽之
詰釋實所以粉飾漏闕銓次疆隅乃相濟而爲編者也省
曾又覽古山海經十八卷亦字中之通撰也一則主于敘
山而水歸詳綴一則專于紀水而山頗寓列蓋山者水之
根柢水者山之委枝故談伊洛者必連熊外語漆沮者遂

水經注卷之四
及荆岐亦自然之偶屬而不可判離者也故并合以傳庶
好古之賢無稗輯之煩勤爾客謂二經所記于今矛盾矣
其將舍旃可乎予解之曰子何榆枋之安而螻蛄之拘也
其伯益之覽疏猶之炎農之辨味也桑扈之括纂猶之妣
禹之告成也今卉藥非簠簋之稽案成賦豈驕華之志掌
亦將擯本草以詭誕斥禹貢之遠闊可乎況山殊稱目而
盤峙之形不眩焉水異分合而就下之情不惑焉粵溯往
牒則遠方圖物夏鼎之鑄象也聶耳雕題湯令之備獻也
白民黑齒成王之作會也出受八千管仲之蒐揚也殘遺
秦柱蕭何之顯布也獵廣窮長王充之嗜信也以至孔疏

據之以釋經漢志錄之而麗史齊澂演之而聚書唐典繫
之而建部守節屢登于正義應麟富戢于地鈔江淹補之
而不能吉甫刪之而頓蹟古人崇好文獻足徵苟欲指核
希怪狀寫物靈暘探荒極理驗遷圮裁量利害差剖離翕
鑒度率畛宅定中外作起民緒咨諏帝采則二經者亦宇
內不刊之珍典也

五嶽山人集

王世懋水經注序曰蓋水經一書黃先生省曾序之詳矣
其言閎肆麗喬大都侈其功用與兩家之宣傳云爾第校
讎未精亥豕時混人非形邵疇能取適新安太學吳君絕
愛此書志存嘉惠乃延江都陸君至白下假以歲月窮其

水經注釋 卷之四
搜剔於是梓匠殫技觀者厭心書成陸君以屬世懋爲之
序曰物于天地閒最鉅而最夥者莫如水其於經紀法界
浸漑萬靈功至矣譬之人身津液精血流貫注伏皆是物
也治身者不循其血脈意醫無所藉手治水者不辨其條
紀意匠無所施功詎可無傳述於世令荒度者受成乎子
長號爲良史書止河渠蠡測一勺耳後之作者竟無述焉
世所憑依見天地之血脈者桑欽氏一書而已欽書雖多
註漏體嚴詞雅故是作經法也後魏道元疏之旁引百家
時發雋語流溼之外贅行紀異博雅之士倚以爲談然經
言不典者已經道元多所刪定今去道元不能千載而余

所覩記源流或盪何也蓋其說有三焉首楞嚴義云見水
身中與浮幢王刹諸香水海等無差別是知人之一身從
少至老其閒枯溢流壅種種不一行天地閒而欲令千載
一轍乎自魏迄今詎能無變此其解一也時代陵谷聚落
耗登或名在而邑徙或地是而名非道元所以著新莽之
稱良有意矣今之郡邑豈盡元氏舊疆卽波流不改而名
號已殊安所定爲故都繩其繆指此其解二也河出崑崙
傳之載籍等源勝國星宿始聞故知身所未經終爲貴耳
道元雖稱多歷未便徧行魏疆況釋國在南天塹見限安
能取信行人之口悉諳未見之都此其解三也然則言在

先民鑒惟來哲好古者尙其奧博經世者貴其變通若謂書不足馮則負械之尸彭侯之怪何以見驗于文人若謂書可盡信則禹貢之山川毛詩之鳥獸草木何以頓殊于今日學者會而通之足明是書之足傳矣若乃桑欽立言良史不著其名道元多奇穢史貶過其實譚藝之士以爲遺恨而諸君子能爲表章羽翼傳之通邑大都足使千載而上靈鬼骨香千載而下文人氣吐詎非方輿之珍覽寰宇之一快乎吳君名瑄陸君名弼皆一時嫻于文詞人也

王奉常集

朱謀璋水經注箋序曰在昔志地者禹貢而下代有撰述

迄于齊梁至二百四十四家陸常侍澄任太常昉先後集爲一部名地理書極稱該博隋唐之際圖史散失陸任所纂已不可得而別集自行者猶五十餘家乃今所傳僅山海佛圖十洲神異數種而已然而奇編奧記往往散見水經注中造語命詞殊爲彪炳則知水經一注擷彼二百四十四家菁英居多豈不誠爲六朝異書哉顧傳寫旣久錯簡譌字交棘口脗至不可讀余甚病焉閒嘗細繹割正十之六七已與友人綏安謝耳伯葵源孫無撓商榷校讎十得八九則懼古今聞見互有異同未敢輕致雌黃也乃援引載籍以爲左券名曰水經注箋篋而藏之萬曆甲寅齊

水經注釋 卷之四
安李公分陝江右既及奏最政教恢卓風化穆清甘棠之
頌洋溢郡國閒於退食之暇延見紳帶表章幽微一日詢
古先逸興於太學生李嗣宗嗣宗偶以不佞水經注箋對
公遽索觀之慨然歎曰是書脫誤可憾幾致淪廢乃今箋
校精詳殆還酈氏舊物可無與當世好古之士共覩乎遂
損緩梓之仍屬嗣宗董校其事極深研幾閱五月而告成
嗟乎水經一書原本山川而作非有道業名理可味也又
非當世博士家言所急也李公一見輒命梓之豈無槩于
中哉夫水在天地閒猶乎世之貨財也發源名山流成江
河趨爲四海蘊爲雲氣還雨天下以浸潤萬物未嘗少壅

也一有少壅卽至泛溢昏墊患被四方猶之高府之財瓊
林大盈之藏蓄而不散納而不出理極勢窮潰決雷駭此
則不覩川壅而潰之旣也有國有家者能使因是水經之
理引申觸類以施于政何患不地平而天成乎然則公之
刻此用意蓋深遠矣非規規小識所能測度矣

本書

李長庚水經注箋序曰水經在楊用修時以爲久湮搜刻
方始而去其注近方有吳欵二刻并注盛行于世惜其中
尙不無譌謬嘗謂古書一有譌謬便成廢書然在他書譌
者猶可以理測可以意更且一字之譌未必能累篇一篇
之譌未必能累卷惟水經有譌非足跡所履非圖籍所載

不敢擅定且出過注入之異勢也江淮河漢之異名也一字之譌逕派稍異分合頓殊此無以通彼無以受譬之人身脈絡之間一節有礙卽爲痿廢故是書校刻之難尤倍他書南州鬱儀氏專攻此書有年而架帙甚富腹笥更廣又與四方博雅之士所得於遐搜邀覽者互相參糾斷歸於是遂成此書忠臣李生克家佐有勞勤一日持以相過余往讀是書每遇疑處不能自通輒爲竄卷今得聞所未聞喜而刊之于署因歎古人著書立言皆于古無所沿於人無所倚或窮天文陰陽之變或索輿地廣闊之形或藉之名山大川或馮之耳目手足或闢千古特立之見或創

從來未有之書故終其身著一家言以成名而今人載籍滿目勘訂甚易乃不能爲古人保已成之緒則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世界有四大水居其一然古今至變者亦莫如水乃有疑是書與今水不無相迕者不知此適以明其變耳又有疑桑欽於史缺其名者夫司馬遷之傳以史記也至於漢書一傳不過寫其自序文耳何足重遷班固之傳以漢書也亦不以范史之一傳重也欽以水經傳奚必以史重於經邪又有謂酈注太贅者經固宜簡注固宜煩經宜據實以書注宜旁引以證彼疑其任傳而疑經者不曰郭之注劉之注裴之注非注也各自爲一書以行也何

水經注釋
獨疑於酈乎況其鈎采羣書宏鋪抒述新益見聞尚慮是書之易竟矣今注箋一出而變者可定缺者可信博者可該疑者可證是經之功不在禹下而箋校之功亦不在欽下矣李生謂是書成當一序之余笑曰水經無容序也水經而贅之以序猶序書經而贅其政事之嘉序詩經而稱其風雅之致也不幾于燭火而助日月之光乎古今序水經者皆複語也可無序也惟序其所以箋校水經者如此其諸君子姓名則俱載編首之下

本書

一清按中尉爲明甯獻王權之諸孫曰石城王奠堵奠堵之諸孫曰石城鎮國將軍宸澤中尉宸澤之曾孫也

名謀璋字鬱儀其父奉國將軍多燿端謹好經術親課中尉經史遂貫串羣籍通朝家典故諸王孫好學敦行自周藩中尉睦樛而外莫能及也萬曆二十二年廷議增設石城宜春管理命中尉理石城王府事典藩政三十年宗人成就約束暇則墀戶讀書著述凡百十有二部皆手自繕寫病革猶與諸子說易至夜分有星光大如斗墜里中棲鳥皆悲鳴越二日而逝明史有傳水經注箋乃其生平力學之驗後之論者如顧亭林以爲三百年來一部書

見尚書古文疏證

而馮定遠云朱鬱儀號爲多

學者也按水經精密之極然直以俗本爲據意有不安

惟小注云宋板作某字耳何尤乎不學之小生見鈍吟雜藁
黃太冲云鬱儀毛舉一二傳寫之誤無所發明見今水經序
可謂切中其弊然較之黃氏吳中之刻吳氏白下之編
大不侔矣謝耳伯名兆申孫無撓名汝澄李嗣宗名克
家三子與有功焉同時鍾伯敬譚友夏亦開梓是書兼
爲評點不過標取字句之藻飾供儉腹者之謾聞膚受
耳近年眞州重又鏤板頗稱工緻然竊朱箋以爲已有
中多刪節尤乖旨趣俗學疑焉故表出之

譚元春刻水經批點敘曰自水經有注而桑氏書眞爲經
矣注行而孤吟遙想之夫開物寄道之士若有所恃以自

證其山水之好端坐深讀若奇石佳木舟馬相澹若森森
嶷嶷麗我瞻矚又若塔廟碑版光我目蒼我思有高人眞
僧迢迢待我可舉足提杖而一往也予少時卽知好之聞
一名家前輩歲輒一閱深歎其勤求得其書觀之筆如槁
木無復冥奧似爲考核醜記而已私語亡友鍾子曰如是
則是書亦可不著也頗與鍾子空濛蕭瑟于其中庶幾想
酈子當日作注之意而蜀朱無易先生者淵人也來官我
楚揖我而坐臥于桑酈之間當是時師友淵源通理輔性
外慕等夷內懷悱發眞有如雷次宗所云者于是有鍾朱
二家之選而予評遂逸去不復能自愛惜矣予友嚴忍公

家武林不妄交一人獨好余輩所閱書而與聞子將諸同志合刻全注以爲雅人資糧夫子之所得于酈注者自空濛蕭瑟之外真無一物而獨喜善長讀萬卷書行盡天下山水囚捉幽異掬弄光彩歸于一緒以力致其空濛蕭瑟之情于世而胸中獨抱是癖且獨著一書而死而世人猶執考核醜記以求之不幸而與類書同功嗚呼則是書亦可不著也

錢會酈道元注水經四十卷跋曰昔者陸孟臯先生有影鈔宋刻水經注與吾家藏本相同後多宋板題跋一葉不著名氏余因錄之其跋云水經舊有三十卷刊於成都府

學宮元祐二年春運判孫公始得善本於何聖從家以舊編校之纔載三分之一耳乃與運使晏公委官校正募工鏤板完缺補漏比舊本凡益編一十有三共成四十卷其篇帙小失次序先後咸以何本爲正元祐二年八月初一日記詳觀跋語是本在當時蓋稱完善惜後人無翻雕之者余故備錄此跋以告世之藏書家

讀書敏求記

一清按錢會字遵王有述古堂藏書觀所載無名氏跋語則知水經注宋初所行都非足本故歐公集古錄跋成陽靈臺碑以水經注無堯母葬處也而樂永言寰宇記所引每多逸篇係奉敕纂修是惟閣本有全書耳然

水經注釋 卷之四
崇文總目已亡其五朝家所藏如是草澤之士烏從得
覩足本邪元祐二年之刻大氏與今書相仿而經注淆
混又必始於蜀板遷就之失非遵王此記何從悉其源
委耶何聖從名郟見宋史列傳八十一卷本陵州人徙
成都歷官侍從提舉玉局觀以尚書右丞致仕王荆公
有呈聖從待制詩卽其人也

歐陽元補正水經序曰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
三卷翰林應奉蘇君伯修購得其書將版行之屬余序其
篇端案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
卷酈善長注善長卽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姓名唐杜佑

作通典時尙見兩書言郭璞疎略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
槩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
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在
一亡已見于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
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于宋景祐與
新唐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也余嘗參訂之
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犍一縣疑之也今經言
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于孔明之地也今
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爲也不
甯惟是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

水經注卷之四
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全祖望曰宇文氏殆是大學士宇文虛中以為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於前二氏附益於其後他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審為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于漢藝文志也抑余又有疑于斯水經述作往往見于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略異同不限於一時聞見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皇極之不作傷同風之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

於是書也然則景純也道元也正甫也是或一道也然以余觀正甫之博洽多識其見于他著作者蓋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中州士之巨擘也是書雖因宇文氏之感發而有以正蜀版遷就之失其詳於趙代閒水此固景純之所難若江自潯陽以北吳淞以東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伯修生車書混一之代身為史官年學俱富於今人放失舊聞多所收攬而是書又有關於職方之大者故余亦願附著其說焉而不自知其妄也元文類

蘇天爵題補正水經後曰補正水經者金禮部郎中蔡公珪所述也蔡氏世家真定父祖皆仕於金公生長富貴雅

好著述予自蚤歲訪公遺書得其文集五十五卷晉陽志
十二卷燕王墓辨一卷補正水經三卷其他補南北史志
六十卷古器類編三十卷續歐陽公金石遺文六十卷并
跋尾十卷皆已不存而文集乃高丞相汝礪模本晉陽志
墓辨水經皆寫本也至順三年春予爲江南行臺御史橐
水經將板行之適奉詔錄囚湖北七月歸至岳陽與郡教
授于欽止覽觀山川欽止言洞庭西北爲華容而縣尹楊
舟方校水經念其文多訛闕予因以補正示之今所刻者
是也夫以蔡公問學之博考索之精著述文字之富兵難
以來散失無幾余酷好訪求前代古文遺事而僅得此則

知世之君子善言懿行泯沒而無聞者多矣可勝惜哉予
與公同居鄉郡潭西故宅已爲釋氏所廬邱壟在滹沱之
西太保莊者翁仲石獸猶存昔嘗過之有懷賢不勝之感
公之行事則具祕書少監郭長倩所述墓誌銘

滋溪文集

一清按蔡正甫金史有傳附其父松年後云有補正水
經五篇考元遺山中州集是水經補亡四十篇也圭齋
序云三卷蓋補酈注之亡卷每一篇至蘇滋溪刊行釐
爲三卷史云五篇誤矣

黃宗羲今水經序曰古者儒墨諸家其所著書大者以治
天下小者以爲民用蓋未有空言無事實者也後世流爲

水經注釋
詞章之學始修飾字句流連光景高文巨冊徒充汙惑之
聲而已由是而讀古人之書亦不究其原委割裂以爲詞
章之用作者之意如彼讀者之意如是其傳者非其所以
傳者也先王體國經野凡封內之山川其離合向背延袤
道里莫不講求水經之作亦禹貢之遺意也酈善長注之
補其所未備可謂有功於是書矣然開章河水二字注以
數千言援引釋氏無稽於事實何當已失作者之意余越
人也以越水證之以曹娥江爲浦陽江以姚江爲大江之
奇分茗水出山陰縣具區在餘姚縣沔水至餘姚入海皆
錯誤之大者以是而槩百三十有七水能必其不似此與

歐陽原功謂郭璞作經酈善長作注璞南人善長北人當
時南北分裂故聞見有所不逮余以爲不然璞既南人而
習南水矣其南水又不應錯誤至此後之爲水經之學者
蔡正甫補正水經惜不獲見朱鬱儀水經注箋毛舉一二
傳寫之誤無所發明馮開之以經傳相淆閒用朱墨分勾
乙未會卒業若鍾伯敬水經注鈔所謂割裂以爲詞章之
用者也余讀水經注參考之以諸圖志多不相合是書不
異汲冢斷簡空言而無事實其所以作者之意豈如是哉
乃不襲前作條貫諸水名之曰今水經窮源按脈庶免空
言然今世讀是書者大抵鍾伯敬其人則簡樸之謂有所

水經注釋
不辭爾
本書

水經注釋附錄卷下終

海甯錢保塘
華陽吳祖椿覆校

水經注釋附錄卷下終

附錄下

乾隆五十九年歲次甲寅

男德元

履元

載元

全校刻

保元

光緒六年歲次庚辰八月

會稽章壽康重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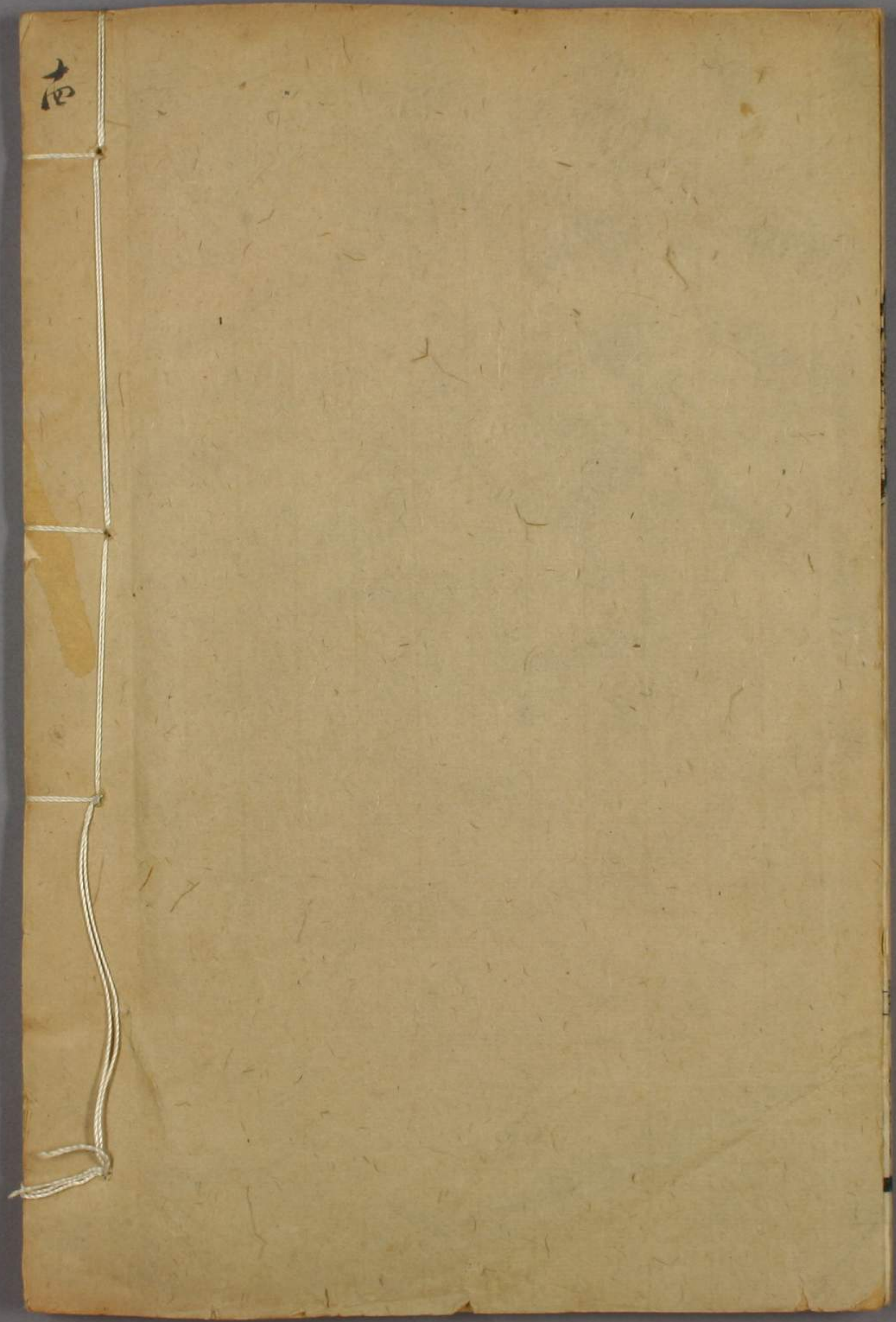
梓人嚴文古齋鐫

近世趙氏一清水經注為戴氏所勦而其徒金壇段氏反
 覆力辯為趙之勦戴謂趙氏成書在前刊書在其身後凡
 分經分注之例趙氏未嘗一言至戴氏始發明之及聚珍
 板官為刊行而後人校刊趙書或采取戴說故二書經文
 無異是不以為戴之勦趙而反以為趙之勦戴且怪梁耀
 北昆仲刊趙書時何不明著其參取戴校之故謂以攘美
 成疑案其說呶呶千餘言註誤後學靡所折衷請詳闢其
 妄考趙氏書未刊以前先收入四庫全書今四庫書分貯
 在揚州文匯閣金山文宗閣者與刊本無二戴氏在四
 庫館時先覩預竊之明證其後聚珍官板刊行又在其後

水經注釋
若謂趙氏後人刊本采取於戴則當與四庫箸錄之本判然不符而後可豈四庫書亦爲趙氏後人所追改乎若謂趙氏序例中未言經文不重舉某水注必重舉某水之例則不知趙本第二卷河水篇下首言之矣江水又東逕永安下爲注之混經則附錄中歐陽元水經序又言之矣皆戴氏所本何謂趙氏不言且一清與全氏祖望同時治水經全氏水經未刊予曾見其鈔本凡例一卷於經注分晰尤詳凡戴氏所舉三例皆在其中故趙書不復重述凡例戴氏不當侈爲創獲也四庫提要水經一門卽係戴氏所纂於趙書首闕其注中有疏之說謂同於豐坊之僞本及

戴氏所校水經則又於第一卷河水篇爾雅河出崑崙墟下引物理論十六字爲註中之小注故襍在所引爾雅之間山海經下引括地圖十三字亦同此例其餘不一而足是則註中小注之說戴氏旣竊之而又斥之盜憎主人不顧矛盾一至是乎戴氏臆改經注字句輒稱永樂大典本而大典現貯翰林院源曾從友人親往翻校卽係明朱謀瑋等所見之本不過多一酈序其餘刪改字句皆係僞託大典而大典實無其事殆以祕閣官書海內無從窺見歟至趙氏畿輔水利書百六十卷爲戴氏就館方制府時刪成八十卷則段氏亦謂戴就方敏恪館僅半載何能成此

大系江采
二
X
白
鉅帙知其必有底藁非出戴一人之手戴既據趙爲藍本
何以凡例中不一字及於原書深沒其文若同創造宜其
書至嘉慶中又爲吳江通判王履泰所竊刪改爲畿輔安
瀾志進呈被賞可爲郭象之報也戴爲婺源江永門人凡
六書三禮九數之學無一不受諸江氏有同門方晞所作
羣經補義序稱曰同門戴震可證及戴名旣盛凡已書中
稱引師說但稱爲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稱師說亦不稱
先生則攘他氏之書猶其事之小者也邵陽魏源



古